

◆ 生活手记

墨香驿站的光亮

王宽芊

新入职那天,我怀着忐忑而又激动的心情,穿梭于书架之间。指尖轻轻拂过书脊时,那些排列整齐的书名,仿佛在向我发出无声的邀请:欢迎新朋友的到来。我明白,此生注定与书为伴,我将成为这方小小天地里的守护者。

在书店工作的每一天,都是从整理书籍开始的,将读者放乱的书,一一归位,是再也平常不过的活儿;新到成捆的书,还带着一路风尘,从拆包、点数、扫描、上架开始,我踮起脚尖,把《万物大百科》放入绘本墙,把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摆到孩子们一眼就能看到的;退货的书要仔细核对清单,检查品相,打包封箱。这些看似琐碎的动作,日复一日,却是我心里认定的一份责任——让每本书都待在它该在的位置,干净整齐,默默地等着需要它的人来发现。

如果说整理书架是无声的守护,那么,服务读者则是书店真正“活”起来的时刻。柜台前、廊道边、书架旁,读者的需求如同跳跃的音符。“闺女,给五年级男孩推荐本有意思的历史书呗?全是文字的他嫌闷。”一位妈妈有点着急。我脑子里立刻跳出那套图文并茂的《如果历史是一群喵》;还有位爸爸,发愁儿子只爱玩手机,想找一本能“勾”他出门接触大自然的。我立刻递上《手斧男孩》和《荒野求生》少年版;当听到孩子迷上破案解谜,我便想到那套被孩子们翻得卷边的《真相只有一个》……

一天下来,手指上可能沾满了灰,嗓子因为说了不少话有点沙哑,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让读者满心欢喜地带着书离开,看到他们拿着书翻看,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或者小朋友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书的封面不忍离开,我的内心就会充满快慰和满足。

午后暖阳下,书店靠窗的老位置总有一幅温馨的剪影:爷爷鼻梁上架着老花镜,膝头摊开的,是一本中华传统美德故事,男孩蜷在爷爷臂弯里,小脑袋随着爷爷的诵读声轻轻晃动,乌溜溜的眼睛紧盯着书页上那些他还全不认识的字,仿佛在捕捉字里行间跳跃的光。“爷爷,他为什么要杀小猪呀?”孩子指着图画,一脸的疑惑,爷爷轻轻放下书:“曾子答应了孩子要杀猪,就算再难,也要做到,这叫守信,答应别人的事,再小也要做到。”我在一旁整理书籍,静静感受着这无声的浸润。这寻常的书香时刻,正是品德传承最朴素的课堂。无需冗长的训诫,书页间



荷语 翟斌 作

那些关于信守承诺的鲜活故事,经由长辈温厚的声音传递,在童稚的心底悄然播撒下诚实守信的种子,为未来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诚然,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书店也同样面临着数字浪潮的冲击。线上购书的便捷如同奔驰的快车,而实体书店则更像一个可以驻足、呼吸、感受的驿站。面对冲击,我们并非硬碰硬,而是更专注于提供线上无法替代的温度与真实感。

当顾客拿着手机对比《揭秘小世界夜晚》的价格犹豫不决时,我会轻轻拉动书页上的小拉杆,让书中的烟花立体“绽放”,孩子惊喜的笑声和亲手翻弄机关的专注,换来妈妈释然的笑容:“孩子玩得开心,这钱花得值。”这份亲手触摸的乐趣和即时的安心,是屏幕前无法传递的暖流;这份真实感,也体现在面对面的解惑中。当老先生被网上五花八门的《水浒传》版本搞得眼花缭乱,无奈地走进书店后,我会拿出大字版和注释版递到他的手里:“您亲手翻翻,比比纸张和字号,看哪个读着舒服?”看着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摩挲比较,最终选定一本说:“还是得亲眼看看、亲手摸摸才踏实!姑娘,谢谢你,不然网上又得抓瞎。”这种亲手挑选的踏实感和专业即时的建议,是冰冷的算法推送难以替代的。

正是这些细碎却温暖的日常,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无论载体如何变迁,书籍作为精神桥梁的力量始终如一。数字的春风并非吹散墨香,而是让书页的芬芳乘着科技之翼,更远、更广泛地弥漫于渴望知识的心田。

◆ 安庆史事

天朝圣库砝码的发现与考证

胡 铭

太平天国圣库砝码,国家一级文物,为安庆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这枚砝码当年出土时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时光追溯到1985年9月15日。

安庆市龙山路中段靠近原清朝安徽巡抚所在地的一施工现场,大伙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传来一声大叫:“看!这是什么?”一块黄色金属从地下裸露出来,这人摸一下,那人瞧一眼,谁也不知道是啥玩意。最先发现的那小伙子揣着金属块跑到废品回收站,店员因辨不清材质不肯收购,他又折返工地。“莫非是金子吧?”有人无意间冒出一句话,小伙子顿时警觉起来,默默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

安庆市文物商店张言应老先生听闻此事,连忙给博物馆打电话,时任副馆长的胡寄樵立马带人赶到工地,遗憾的是,那人已携带东西回老家去了。工地其他人员描述着金属块的模样,称上面还有字,模糊不清,发现地点是在地表以下1.5米处,周围全是挖掘的泥土。经勘察,除一些麻石条外,还覆盖一层留有火烧痕迹的瓦砾,同时夹杂清咸丰年间以及更早年代的碗、瓶类的残瓷碎片。出于职业的敏感,胡寄樵判断那极有可能是一件文物,当即联系公安机关,请求迅速派员追缴。

两队人马分别赶赴外地,在他们通力协作下,当天夜里终于将此物完好无损地追回来。胡寄樵一番端详,兴奋地说:“这是太平天国圣库砝码,国内尚未发现实物。”

所谓砝码,就是天平上作为称量标准的物体,通常为金属块或金属片。

这枚砝码呈扁圆形,即鼓形,上下面平整,内为生铁浇铸,外包黄铜,封装严密,制作精工,高4.8厘米,顶面及底面同大,直径7.3厘米,中腰处直径8厘米,重1840克。顶面有楷书阴刻直行铭文,中间刻“天朝圣库”四字,右侧刻“较准”二字,左侧刻“库砝”二字,底面正中阴刻直行双钩楷书“伍拾两”三个大字,左侧直行刻“寿春右营”四小字。从磨损印迹和脱落情况来看,砝码已实际使用过。

与该砝码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枚砝码的底壳,其绝大部分已遭毁损。底壳正中阴刻双钩楷书“伍拾两”三字,式样及铭文字径与前一枚砝码底部一致,只是少一侧刻铭。

安庆博物馆及时将砝码出土的消息和照片禀报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先生,罗老来电祝贺:“在太平天国文物里面,从来没有发现过度量衡的文物,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中央电视台及各大媒体均作了宣传报道。

之所以断定为太平天国文物,是基于砝码的特征、文字以及出土地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证。当然,这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关于太平天国度量衡制度,史载极少。《贼情汇纂》卷十二记载:“贼中米谷皆以斤两计,故无斗斛,其权衡各物尚无改创。惟杨、韦、石诸逆改制铜

尺,奏请洪逆颁行,尺背镌‘钦定天朝正尺’六字,尺之长短较现用之尺长七分。凡行使钱文皆用足钱,不准扣串,屡出伪示禁止,其示中有‘天朝万事满足,不准丝毫欠缺’等语。”总纂张德坚称此述“以故所知为独详且确”。

据此可知天朝正尺较清用尺长七分,其长度折合 $32 \times 1.07 = 34.24$ 厘米。太平天国度量衡制度,只改度,而衡未变。这枚砝码重量按清制16两为1斤计算,50两应为3.13斤,而清1斤折合民国的1.19斤,故理论数据为3.73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制依旧。为了核准其重量,又对该砝码作了精确测定,实为3.69斤。由于砝码久埋地下,因裂损、脱锈等造成必要的损耗,即便有细微误差,也是符合常理的。

“天朝圣库”,意指太平天国时期的公有共享的经济分配制度。“较准”,作为进库较量轻重之用,即法定标准。

“寿春右营”,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寿春是地名,右营系部队类别,但细究起来却并非那么简单。这个“营”前标注地名是否合乎太平天国军制?砝码是否漏刻一个“县”字?此称谓究竟代表的是何种建制?一系列问题有待逐步揭秘。

寿春即寿州,史上曾多次更替冠名,它就是现在的寿县,砝码所刻之“寿春”当指此地。

太平天国前期军队照《太平军目》编制,军下分师、旅,又分前、后、左、右、中五营,部队以数字编号,没有以地名冠在营之上的,后期军队以队编制,也不在营之前署地名。很显然,砝码上的这种表述令人疑。

再看太平天国地方乡官建制,军、师、旅帅都以前、后、左、右、中分营,营前均标某某县字样,有诸多文献为证,这里不一一列举。而此砝码却未见“县”字,断不会随意为之。况且太平天国不曾直接领有寿州,当时那里由捻军驻扎,自然没有太平天国乡官的设置。

“寿春右营”既不是太平军编制之营,又非乡官之营,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架构呢?原来,它是寿春的捻军在实施太平军编制以前的一种独立建制,后期经过整编才遵循太平军军制。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后,各营沿用原器物,跟随英王陈玉成四处征战。此物许是右营官兵带至安庆,最终在战火中被坍塌的房屋所掩埋。

至此,脉络已经清晰,此砝码为太平天国后期所用,系全国唯一一件现存太平天国衡器文物,弥足珍贵。

